

# 重回日據時期歷史現場 圳溝 軍伕 慰安婦

■丘秀芷

## 台灣軍伕

前些日子，基隆碼頭倉庫拆不拆，是否列為文物古蹟，成為新聞焦點。我倒想起母親曾跟我說：「從光復後不久，一直到民國三十六年初，常到基隆碼頭尋找妳大哥的身影。」

大哥在1942年被日本台灣總督府強徵到海南島當軍伕，他是1924年底出生的，換言之不滿18歲。但是去了沒多久就沒了音訊，母親相信大哥沒死，但台灣光復了，還是一直沒有大哥的消息。

每每接到「有船要到台灣了，載台灣兵回來」，母親就放下一切，從中壢背著小弟（1943年出生）搭火車，晚間到基隆碼頭。船到碼頭都是夜裡，母親在暗夜中，一張張臉孔認，失望回基隆車站等候清晨第一班由基隆南下的火車回中壢。

不是每個月有船，有時候錯過了船班，但凡聽到有廣東到基隆的船，母親

就每班火車到中壢站時去等候（當時一天火車六班）。

盼著、望著，一直等不到。直到過了民國36年2月28日之後，有一天，又黑又瘦形似乞丐的大哥站在家門口。原來大哥到海南島沒多久，就因腳受傷不能再做日本軍伕的工作，被日軍部隊拋棄，他一直以遊民的方式，在那地老天荒、語言不通的異域求生。戰爭結束好久，他才知道這訊息，一路行乞設法到廣州，找到在廣州處理台灣兵的念台伯父，才得以返台。此後，他的心性已有些變化，我和小弟都很怕他。大哥比大姊小二歲，大姊夫的弟弟也是未成年就被強徵到海南島。但是一直沒訊息，親家母終至思念過度而病故。

父親姐妹多，他在台中四張犁的七妹已生了一子一女，又有身孕，七妹夫也被徵去南洋，始終沒訊息，七姑把小兒生下後，茹苦含辛養大三個孩子。七



▲日據時代基隆港是台灣主要港口，不少台灣子弟從這裡被日軍運到南洋當軍伕。圖為現今基隆港。



▲圳溝是台灣農業的命脈。圖為農田旁流水淙淙的圳溝。

姑丈到底客死異鄉？或在往南洋的艦中被炸死？也不得而知。

對日據時的台灣兵，日本政府戰後始終沒有賠償。而台獨或無知者卻還說，台灣兵是「志願」去的。我所知道的，日據時台灣兵近親有二人未成年，有一人已有子女，妻子懷第三胎，他們可能是「志願」的嗎？

### 慰安婦的真相

新的課綱只把日據時慰安婦加「被迫」二字，居然引發反對意見，還說慰安婦有志願的。即令今日笑貧不笑娼的社會，從事性交易工作的人，也大多是不得已，何況那古早的年代。

我認識的婦女界前輩鄭麗玉（曾任婦女會會長多年）與楊黃秀玉（早期台北市議員），一位曾讀第三高女與曾文惠同學；一位讀嘉義高女，兩位都說日據末期，學校日籍校長勸學生去前線當護理人員，沒人願意去（當時就讀高

女的學生，都是家境非常好的），校長還大罵她們「不愛國」。有一、二人受騙前往，才知不是護理工作，而是慰安婦，但在那叫天天不應的他鄉，已無法回頭。

台獨意識之輩指鹿為馬，說日據台灣兵、慰安婦有的是志願的，已喪盡天良，最莫名其妙的是，有些政府官員，仍不明所以，大肆紀念日據時的「成就」，紀念八田與一就是一例。

### 圳溝的歷史

清代就規定，拓殖開發，必須先設圳。圳為台灣先民特有的名詞，也等於是大陸的渠。有些地方官員、仕紳帶頭開圳。

北部最有名的瑠公圳貫穿現今新店、文山、公館、大安區直到基隆河。南部鳳山清代有曹謹地方官設的曹公圳。彰化有施公圳、二水圳、八堡圳，年代都有二、三百年。

中部最大的是，雍正元年張達京開發的葫蘆墩圳，至今仍在豐原（古稱葫蘆墩）水流潺潺，此外南部有虎頭埤圳，中部光是東勢、石岡就有大茅埔圳、食水圳、電火圳、八寶圳。新社更有一條圳顯現先人的智慧，利用虹吸原理，將水由低處引到高處的白冷圳。

許多圳都是先民胼手胝足而築成的，當前政府全不紀念，只推崇日據八田與一造烏山頭水庫。要知，日人在台建設都以配合他們所要的作物、工業為主，尤其以水利強迫台灣農民改變作物，種油桐、甘蔗、甘藷、樹藷、蓖麻等，將絕大多數的糖、原木、米運到日本本國，又利用作物製工業用。台灣客家人本來種樟樹、茶及香蕉等，被迫改種油桐。可悲的是，客委會居然年年慶祝油桐花開季節，並以日據時才有的油桐花，作客家人的象徵。客家人啊，才真悲哀。

### 漢文私塾

日昨，又有立法委員抗議說中學課本文言文比例過高。我們只能感嘆，

這種人為了反中，倒把根本忘掉。事實上，文言文比例未曾增高，古人幼年啟蒙即為文言文，台灣也如此。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也好，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」也罷，甚至念《唐詩》，少年念《四書》，也沒有困難，終身受用。日據時，許多先人為了不忘本來，仍設私塾念漢文，後來日本台灣總督府禁設漢文塾房，其實日本本土仍留漢文，就是要使台人低智化。如今，中學課本不及百分之五十的文言文（包括詩詞），竟被抨擊。

先祖父邱先甲，於1895統義軍二營抗日後曾繫獄，家產被沒收大部分，仍在家設漢學堂，不僅自家兒女，連鄰近孩子，皆入塾學。1917年，病逝前囑咐未成年諸兒，未來媳婦嫁入門也必須讀漢文。母親1920年19歲嫁父親後，所讀之《唐詩》、《四書》，如今仍在。父親後來白天執教於公學校，夜間仍授鄉里子弟漢文。在那艱困年代，仍不忘傳承中華文化，如今卻有意識不清者，為反對而想做失根的民族，豈不怪哉！



▲欲傳承中華文化，熟讀古書籍文言文是上策。圖為台北花燈展中的四書五經古籍。

我生於日據末期，感謝老父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，依舊以唱詩唸歌方式教我背誦三字經、唐詩。當時未必知其意，但幼時熟讀的東西，一輩子忘不了。熟讀古詩、古經，在民國五十年窘困年代，得以化為文字投稿，鬻文擺脫困境養活自己並復學，得以脫困去貧，這何嘗不是童年「餓」讀詩書的結果。

### 極度貧乏的年代

我生於1940年（昭和十六年）日據台灣皇民化最烈年代。有些家庭在皇民化年代，改日本姓名，做「日本國語家庭」，以求薪水多60%，配給也多60%。那年頭不僅米配給，連魚、肉、油等全配給。原本已大不足，二哥、二姊只好去溪裡撈魚蝦，母親在地裡採野萹、豬母乳菜，補食物之不足。

二戰末期台灣，即使日本人家庭、皇民化家庭也糧食不足，偷偷去農村買「野物」——黑市，更別說一般家庭。農村收穀子，要全上繳，自己偷留一些，都很費事的埋於地裡或縫在枕頭中。有時全村合起來藏穀，民家沒有碾米廠，就用土礮磨去粗糠，再用石臼去米糠。村子磨土礮時，派小孩站崗直到村口，看有沒有巡查來。

日據時，稍稍違警就被打得半死，但全村合起來偷磨米，實在是太餓了。日據中期，每個大人配給一天二合三勺（按十合為一升）已很不足，末期更遠不及此數。我幼童記憶從沒吃過一次乾飯，母親常煮一鍋茶菜（客語石菜，閩南音高磨仔菜），那原是餵豬的，或煮地瓜葉（老葉居多）加一點米汁，多半加一些番薯簽。



▲日本東京明治神宮的大鳥居，係用珍貴的台灣樹齡1,500年柏木建蓋。

清初，平定朱一貴的藍鼎元曾敘述：「台地一年熟，可餘七年食。」日據時所以家家吃不飽，是因為田地配合日本軍閥的作戰，種許多可製工業原料的東西。而台灣原有千百年的柏木、檜木大量砍伐，運到日本，如今日本許多神社，建築仍是台灣的木材。

### 結語

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，大肆掠奪台灣資源，橫徵暴斂，如今居然還有一些人為了自己政治舞台、私人名利，歌功頌德，我真不明白，那些人到底懂不懂得真正的歷史定位在哪裡？（作者為知名作家）